

夜雨副刊 头条大赛(第17季)

投稿邮箱:cqwbk@163.com

做则必成 唯实争先  
建设银行在行动

黄葛树,是故乡极普通的树。河岸、山腰、路旁、田角随处可见。几合抱的树干,伸向空中的虬枝茂叶,展示出黄葛树强劲的生命力。夏天里,它撑出一片荫凉;严冬中,它巍然挺立,傲霜斗雪。

黄葛树是故乡最受人们喜欢的树之一。在三峡大坝蓄水前,我们居住的院子随树而名,也叫“黄葛树”。一个院子里住着杨、李两姓十几户人家。两姓人是几代人的姻亲,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一个院子就是一个生产队,也是一个村东头的鸡叫,村西头听得明明白白;村西头的狗吠,村东头就知道来了生人。

村东头那棵黄葛树是棵百年老树,树身要五六个成人牵手才能合围,树冠如盖,几乎罩住了半个院子。在我的记忆中,这是一棵极不平常的树,也是一棵有故事的树。

过年了,家家户户都要端着猪头,点上香,来到树下敬菩萨。树下有集体的碓,不管哪家舂米都要到这个碓来舂。这棵黄葛树不同于其他黄葛树,到深秋就稀里哗啦地掉光树叶,留下光秃秃的树枝,没了一点生气。而这棵黄葛树,我从未看到它树叶掉光过,

它总是新叶和旧叶交替,旧叶还未掉完新叶就长出来了。我固执地认为,这棵黄葛树,它用一年四季的青枝绿叶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;它用粗壮的身体给我的成长遮风挡雨;它伸向远处的枝干,送我离家远行……

夏天,生产队开社员大会,都是在黄葛树下开。会计在广播里一出通知,男女老少都会慢条斯理地往黄葛树下聚。上了点年纪的男人,有的摇着蒲扇,有的端一杯老荫茶,有的拿着叶子烟杆。中年妇女们少不了拿着鞋底,以便利用开会的时间纳鞋底。年轻姑娘们则拿着花绷子绣还未绣完的花,

往/事/回/首

## 故乡那棵黄葛树



杨辉隆

为自己出嫁做准备。队长讲得唾沫四溅,虽无人说话,但绝对不是鸦雀无声。烟锅叩地的邦邦声,纳鞋底拉线的唧唧声,声声入耳,但队长照讲不误。特别是那帮妇女,总算逮住了机会——纳鞋底、绣花和开会两不误。

早些年,我有个舅舅爷就住在黄葛树下的庄屋里(临时存放未脱粒的稻麦的房子)。他是一个做农活的老把式,但也是个无儿无女的老鳏夫,性格倔得出奇。除了默默劳作外,一般不和外人交往搭讪,但他唯独喜欢我,还经常给我零食。黄葛树嫩芽是我童年的一道美味小吃,只需把嫩芽放进开水里稍微一煮,捞起后撒上一点盐,就有一股诱人的清香。舅舅爷知道我喜欢吃这东西,就经常给我煮黄葛树嫩芽。舅舅爷活到80岁去世,我知道后,悲伤了好一阵子。其实,在我们生产队,舅舅爷不算高龄,活到80岁以上、甚至90岁以上的老人多得很。黄葛树就像那些去世的、在世的老人一样,既不娇贵也不传奇。它身板高大,粗壮的茎干撑起的树形,像极了老人展开的双臂。特别是春日里,树叶茂密,叶片油绿光亮,充满着生机与力量。而那密集的枝杈,像一只只粗糙劳作的大手,大枝横伸向金黄的稻田,小枝斜出至葱绿的菜畦。

我和这棵黄葛树有着极深的缘分。记得16岁当兵离开生产队时,我穿上不合体的军装,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黄葛树下去和它告别,后来写信也屡屡询问黄葛树的情况。据说父亲还当着人嗔怪:这孩子别的不问,单单问一棵树!但他回信还是满足了我对黄葛树的关心:树很好,政府还贴上了“名木古树”的牌子,成了被保护的古树。其实,他哪里知道这棵树和我是有解不开的缘分的:小时候逃学、捉迷藏,以及做了错事害怕父母打骂躲藏,都没离开过这棵树。每当我遇

到不愉快的事情时,我也都会来到黄葛树下,听微风吹拂下树叶沙沙的声音,像是在悄悄安慰我;困了,我会打一个盹,这悦耳的沙沙声,像是在守护我安宁的梦境。后来因三峡工程建设,整个院子搬迁,这棵黄葛树被市政园林部门费了很大工夫,才将它搬迁到县里新建的乔木广场,也算为它找到了好的归宿。这棵黄葛树也不负“救命之恩”,没过几年,就在乔木广场再次生机勃勃起来,重新尽到了为市民们遮风挡雨的义务。

现在,当我每次走近它,都会在它的面前伫立一会儿。摸摸它粗糙的枝干,在心里和它说几句话。而它依旧静穆挺立,像一个武士,迎接我的到来……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诗/绪/纷/飞

## 春风扬

蒋开俊 印茜

春来了!春风扬,春眠一觉梦畅想。赏春景,情舒畅,神州处处好风光。冰解冻,水韵唱,东风万里化残霜。春水绿,柳丝长,春意盎然春意荡。报春花,朵朵放,一花引来百花香。

春风扬,季轮换,四季之首春登场。正月过大年,元宵祝安康。二月话农时,田野农耕忙。三月上河图,江山展画廊。立春到,春风漾,徐徐轻风牵衣裳。雨水来,好雨降,天地同醉饮琼浆。惊蛰始,苏万象,春满乾坤福满堂。春分起,暖洋洋,昼夜平分人乐享。清明节,情深深,清明祭祖德流芳。谷雨至,正插秧,煮芹烧笋春耕饷。

春风扬,巧梳妆,万象更新天地壮。凤鸣九霄,百鸟飞翔。歌颂春天,华夏吉祥。江南烟雨,风箫悠扬,小桥流水,宽街窄巷。泉水叮咚,溪河潺潺。湖泊泛波,江海宽广。百舸争流,千帆竞放。上善若水,恩泽厚养。大地微微暖气吹,高天滚滚春雷荡。

春风扬,新风尚,移风易俗新气象,国泰民安话小康。枝繁叶茂拂院墙,繁花似锦映校房。稚童又把书声朗,炎黄子孙幼图强。民族复兴中国梦,科教兴国国富强。薪新时代,无限春光。

(作者供职于潼南区融媒体中心)

心/香/一/瓣

## 难忘儿时味

温国祥

上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江津北部的一个乡镇,镇子不大,几百户人家,安宁平静。记忆最深刻的儿时味是过年的气氛。冬天,抬头望,纷纷扬扬的霜花竖直地从空中坠落,打着旋儿,落在额头上,收入张开的嘴巴里;向远方凝视,一团团一簇簇的霜花争先恐后从眼前划过,模糊了背景,眩晕了双眼。而家乡的年味,穿透这密密匝匝的霜花慢慢飘来,是包裹住所有人的空气味儿。就像一台盛大表演前的热场,要从过年前半个月开始酝酿发酵。赶集市、采年货、杀年猪、打糍粑、写春联……充满繁忙、充满喜悦。

辛苦一年的老乡亲们迎来了难得的享受生活的一段时光。空气中越来越浓厚地弥漫着过年的气息,每个人都喜笑颜开,步履轻快。家乡年味的主要成分是美食味。吃,是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。在上世纪70年代缺肉少鱼的集镇,各家主妇都想尽一切办法准备足整个正月的菜肴。腌猪肉、灌香肠、晾鱼干、磨豆腐、包荠菜春卷、炸三鲜(猪肉碎、藕碎、油条碎夹在双层豆皮之间后油炸)……各尽所能、各显神通。最欢喜的是孩子们,可以炸米子(糯米爆出的爆米花),吃到平时不多的糖果、水果等零食。腊月 and 正月,镇子里总是飘满诱人的香味。

儿时味的底味是人情味儿。大年三十和正月十五,家乡集镇要敬祖先。在堂屋正厅摆上香案,七张椅子环绕大桌,迎请仙去的祖先回家过年。仪式如同招待在世的贵客,敞开内外大门迎接,饭菜酒水招待,吆喝鞭炮送往,表达的是对祖先的崇敬和怀念。正月十五以前要到亲戚家逐户“走人家”,新媳妇要在初二回娘家给父母拜年。一路上或步行、或骑车、或乘车,步履匆匆、热热闹闹。小孩子到他人家拜年,主人要泡一碗糖水米子,多走几家肚子会被撑得受不了。

回忆过往,母亲感慨道,过去条件差,拜年只送一斤白糖,招待小孩用糖水,现在变化太大了,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知道多少。是啊,从一碗糖水发展到现在的花样无穷,老百姓生活都富足起来了。如今大人小孩都不再为美食费尽心力,主人家更不会用一碗糖水来招待客人,因为美食已不再是一种奢望。走亲访友也不用再步行十几公里的山路,到处都实现了村村通公路。

现在如果问我什么食物是最美味的?我会说,是小时候妈妈做的菜的味道。确实,最美的味道不是山珍海味,也不是精湛厨艺带来的味觉享受,而是儿时对食物的最初记忆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铁路中学)

美/丽/重/庆

## 四方寨赏梅



曾小莉

早春时节天气依然寒冷,但朋友说此时梁平区四方寨的红梅开得正艳,不妨去赏一赏。从城里驱车至和林场镇,拐进一条约3公里长的水泥公路,七八分钟后到达四方寨。沿途有零星开放的红梅,树形尚小,但在萧瑟的寒风中,依然令人眼前一亮。

临近寨门,便看见十余株枝干粗大的梅树,顶着满树的花,开在山坳里,挺在悬崖边。粉的白的紫的,花色不同,姿态各异。大家欢呼着走下车,忽然闻得一股奇异的花香,忍不住站在公路边,踮脚抬手想要攀住其中一枝凑近去闻。这时,一阵“嗡嗡嗡”不绝于耳的声响从头顶传来,定睛一看,竟是无数只蜜蜂在花间忙碌。大家惊叹道:哇,这些小家伙真是不辞劳苦,它们从四面八方赶来,正用辛勤的劳动,为我们奏响春天的乐章呢!

一行人沿石梯而上,约十余步到达寨门。从半开的寨门望进去,一抹淡粉、两片雪白、三五团紫红刹那间扑入眼帘,仿如一幅画家用水墨泼洒的山村雅居图画。那淡粉如烟,紫红如火,洁白如雪,与竹林的青翠、黄褐色土墙相映成趣,让人如同穿越般从现代走进了唐朝或宋朝,抑或是从萧条的寒冬走进了百花盛开的春天。走进寨门,里面的景象看得更为真切。布满青苔的石阶上撒满细小的花瓣,“落英缤纷”一词跃然眼前。其实寨上的梅树并不是挨挨挤挤的栽着,用错落有致来形容最为贴切。它们就在池塘边、竹林旁、廊桥畔偶尔冒出一两株来。要不转弯,在一座古色古香有着青砖绿瓦或是土墙与落地玻璃混建的房屋前,忽然站立一株,那一树的花团锦簇就能给你满身满心的惊喜。

因不忍践踏落下的花瓣,大家在行走的过程中都小心翼翼。沿着花瓣铺就的小路前行,不同花色的梅树站

立两旁,宛若披着纱衣的曼妙少女,仿佛从千余年前就一直静静守候在此。几乎每一树花儿都开得异常繁茂,开得见缝插针,开得直入云端。花儿们挨挨挤挤、热热闹闹的爬在枝干上。她们扬着粉的紫的白的小脸儿,用堆砌的满树花香,笑迎寨外八方来客。也有刚刚打着花骨朵的,贴着树皮,一层一层打着花卷,三五成群的挤在一起,只等着惊艳绽放的那一刻。当然也有迎风凋落的花儿,落在小路上,竹林里,池中,即使生命凋零,也不忘用花瓣来妆点这一寨的风景。穿行在花丛中,徜徉在花海里,流连忘返,赞叹不已,真正应了“人在花中行,身在画中游”的意境。若此时能如梅花一般不惧寒冷,身着汉服,手执画扇,脚踩木屐,在一首《云水禅心》的古琴曲中吟诗作赋,那岂不是妙哉!

梅花深受世人喜爱,历代诗人对梅花赞咏无数,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古语佳句。四方寨的“寨主”成为我们的临时导游,他向我们介绍说,原来寨子上留下十余株百年老树,后来扩建打造后又新栽种了上万株梅树,有一百多个品种。梅花的颜色不同,名儿也不同。最常见的有四种色系,如黄的叫“黄香”,绿的叫“绿萼”,白的叫“玉蝶”,红的叫“朱砂”。其中粉色的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“宫粉”。我们通常所见的腊梅是黄色的,此时已过了开花季节。他还说四方寨现已建好的有四方书院,配套四方山居民宿。目前正在打造“又见梅苑”“劝工场金丝楠艺术馆”“百杖堂”“退藏楼”等建筑。

听了“寨主”的一番话,大家对四方寨又增添了一份亲近感。我们相信,待到四方寨的万株梅树都盛放时,游人们一定会在丛中笑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